

# 散步

□安徽休宁 叶荣荣

夕阳西下，晚饭过后，就到了散步的时间。

父亲喜爱散步，我们兄弟俩也爱跟着，跟母亲一声招呼，就出发了。走出小巷，走过田埂，走上横江桥，一直走到凤凰山。一路上，我们蹦蹦跳跳，不肯老实地走路。父亲就轻声呵斥，指给我们看黄昏的绚美景色。夕照、晚霞、青山、溪流、炊烟，房舍忽地就扑进眼帘，让我们安静下来。晴好的天气，立在横江桥上，能看见“长河落日圆”的壮美。父亲反着腰，眯起眼向落日眺望，神情专注。他总是在想着什么，挺着身子，稳稳地迈步。

那时的父亲肩负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。经常在深夜，车间的生产出现了异常，他披上衣服急冲冲地就往厂里赶。有一回走得太急，右肩撞上一棵树落下了病根，很长一段时间总是隐隐作痛。从厂里回来，天都快亮了，才疲惫地和衣倒下。那时父母工资都不高，外婆跟着我们生活，经济有些拮据。还没到月底，家里就会周转不开，再外借一点。下月初领了工资，先把借的钱还掉，快到月底又不够了，再借。周而复始，那

段日子就是靠“借”，过来的。

父亲性情暴躁，心烦时常常发怒。散步时却能心平气和，还会说些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乐。是散步舒缓了压力，平添了乐趣，父亲沉醉其中。若是遇到雨天不能走了，便流露出焦躁，心绪也低沉下来。

离家工作后，我经常和同事散步，都是单身，性情又相投，正好结伴。边走边聊，工作上的动态，生活中的趣闻，感情上的困惑，无所顾忌。我们分享着彼此的喜乐怒哀，高兴时，一起开怀；落寞时，互相宽慰。生活被我们熬成了一锅小米粥，尝出了甜甜的滋味。那段时光，散步是工作之余最开心的事。

后来，我带着小儿散步。他跟我小时一样，不是跑就是走，总是想挣脱我，追寻向往的自由。有时跑得太远，我唤不住，就假装回头回家。他便瞬间变脸，哭喊着跑向我，愤怒地扯着我的衣袖，嚎啕责问：为什么丢下他？伤心的样子让我忍俊不禁。“暴风雨”过后，他安静得像只温顺的小羊，拽着我的手乖乖地走，幸福的滋味在心间一点点弥漫。

更多的时候，是独自散步。我

终于体会了父亲当年的心境，愁结和焦虑曾经如影随形，一度让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。我像父亲一样走得很慢，也在想着什么。最喜欢去江边，夜幕降临，江水恬静下来。江的宽广，江的深邃，江的迷离，让我沉醉流连。霓虹和流星撒落在江面，闪动五彩的波光。“扑通”，一条鱼扑腾出水面，打碎了江的平静，一圈圈澈波涤荡开来，轻柔地推搡着河堤。杨柳拂面，清风徐徐，静着江水的流逝。走得久了，身心都融入迷蒙的江水之中，什么都被掏空了，心里渐渐透出光来，气定神清。

父亲老了，一次站立不稳，摔下了水塘。医生诊断是轻微脑梗，嘱咐适当运动，有助恢复。我递给父亲一根拐杖，搀扶起他在夕阳下散步。他蹒跚的样子，再也走不到凤凰山。我陪着他坐在石墩上坐下，看夕阳西沉，河山落晖。父亲屏息凝神，有一束余晖在他的眼里，跳跃闪动。

我跟父亲说起小时候带我们散步的事。

“散步能看见生活的样子，也能找到人生的态度。”我咂摸着这句话，有滋有味。

# 香椿味的春天

□湖北武汉 冯元

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便会想起奶奶菜园中的那几棵香椿树。

春风拂过，香椿的一撮撮嫩芽便从树枝中冒了出来，吐露着春天的气息。浓郁的椿香越过围墙，飘进了我的心里。这时，我和表弟总会兴奋地来到树下，期盼着一顿美味。

抬头仰望，椿芽遍布树权。有些椿芽刚没头顶，我稍抬脚尖，轻轻一掰，便可摘下。有些长于稍高一些的地方，我就使劲攀着身体，伸长胳膊，脚尖只触于一点，像伸缩的弹簧，拉到最极限，刚够到时，使劲把树枝拉下。实在够不着时，我们就会拿一长竿，前端绑个钩子，慢慢地伸向嫩芽和树枝交接处，轻轻一拽，椿叶便飘然坠落。表弟赶紧将掉落在草丛里的香椿芽捡起，一株都不会落下。

本来空落落的篮子里很快有

了一撮撮的香椿芽，我们握在手里，就像是握着一束胜利的花。

椿香入口，更是令人心醉。小时候，奶奶常给我们做香椿拌豆腐。我和表弟把香椿洗净，奶奶先用沸水焯一下，放在一边置凉。接着把白净的豆腐切成软烂的小块状，拌上切碎的葱花，最后调入盐和香油，把已经渐凉的香椿撒入其中，搅拌均匀，一道香椿拌豆腐便做好了。我忍不住凑上去嗅嗅，淡淡的豆香和椿香飘入鼻中，用筷子夹一口，清爽凉快，椿香入喉，感觉整个人都舒畅起来。

刚发芽的香椿很细嫩，用它来炒鸡蛋最合适不过了。奶奶把椿芽切成小碎，放入拌有鸡蛋的碗中，再放适量盐，搅拌均匀，在油锅中滋啦啦翻炒之后，香味便溢满了整个屋子。真可谓“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”。

香椿最佳食用期很短，旺季多也就半个月，被称为蔬菜界的昙花。为了能把菜园中的香椿卖个好价钱，不到早晨5点，奶奶便把我表弟从睡梦中叫醒。香椿树在漆黑的天幕下，就算靠近，也只能看得见轮廓。手电筒的光突破黑暗，香椿便泛着黄色，清晰了起来。我按照奶奶的吩咐，把光一点点照向椿芽，奶奶熟练地把它们钩了下来，表弟赶紧弯下腰，捡拾掉落的椿芽。

到了6点多，奶奶把紫红嫩绿的香椿芽整理成一把把，用绳子扎起，然后骑着三轮，带着我和表弟直奔菜市场，把这些鲜嫩的香椿芽传递给早起的买菜人。

如今，二十多年已经过去，奶奶的菜园也不在了。但每年春天，我都会吃一口新鲜的香椿芽，才觉不负春天。

# 三月看柳

□陕西商洛 南星

民谚道：“七九、八九，沿河看柳”。

柳树沿河而栽，人们踏上堤岸，在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一派浓浓春色中行走，喜悦之情固不待言，而在春来得迟些的北国，人们在焦急期待的心情中走到岸边，一旦窥得了柳条上一点点春的信息，那种心情又是一番意趣。因而“沿河看柳”所包容的想象空间，是相当大的。

古城长安的灞水桥边，是古人送别的地方，那里种满了伤别的柳。李白吟道“春风知别苦，不遣柳条青”，这一种天真的“曲笔”，写尽了人间别离的无奈，也为折柳送别的习俗，烙下了无可更易的标记。柳条柔软，柳丝绵长，当它拂着离人的肩背，或是执于送行人的手中，

垂柳依依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古人用大量的笔墨在描述柳枝，塑造着“人约黄昏后，月上柳梢头”的浪漫，也诉说着“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霸陵伤别”的依依惜别。杨柳烟云中，有过怎样动情的故事，枝枝绿绦间，又留下多少难舍的别情。

依依袅袅，杨柳青青。微风中漫步其间，任柳枝轻轻抚着你的面庞，那么惬意，那么温暖。每年春天，我都要早早地来到小城河边看柳，并不愿凭栏怀古，感受它的离情别苦，我看中的是它的新绿，能早早为我带来春的生机，春的希望。尽管一次次的寒流侵袭，但柳枝会争先吐绿，笑迎春风。这正是柳给我的最大收获。

# 春日问茶

□浙江杭州 厉勇

茶为国饮。一杯茶，清香袅袅，热气腾腾。抿一口，滋润甘冽，回味无穷。看茶叶在杯里浮沉，赏窗外春色如许。茶之味，清心，静心，润心，颇有些禅的领悟。这样的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不是神仙，胜似神仙。

沉寂了一整个夏天、秋天和冬天的茶山，只有到了春天，才会苏醒，才会被人们眷顾，也才会迎来热闹的采摘季节。

杭州西湖有一景，名曰“龙井问茶”。好山好水滋润出被誉为“中国第一茶”的龙井茶，游人在春天里前来此地问山，问水，问茶，堪称西湖春游的一大快事。春山如笑，它睡醒了之后，正要大展身手，把自己的生机与活力都迸发出来。

不独龙井茶，全国好多地方都盛产茶叶。有些古茶树，生长在深山密林里。为了采摘它们，人们甚至要花个把小时进山，穿过荆棘小道，才能如愿采到那棵古茶树的茶叶。就是这样，好多人还采不到呢。因为古茶树的茶叶含有保健养生的成分，一长出来，就被山下的村民抢走了。茶叶的质量决定了茶的味道。

最近，总是坐180路公交车。这路车最绝的地方，不是它可以穿越隧道，而是它穿过隧道的下一站，站名叫“立马回头”。第一次听到这个站名，很多人禁不住被逗笑了。坐的次数多了，我也寻思，难道因为回头，就可以看见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园吗？是的，这站下车的地方，脚下就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茶园，绿色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每次路过，我都在脑海里脑补茶人们忙碌着采摘春茶的情景。这个情景是我小时候的每个春天，都要经历的。

小时候，每到采茶时节，妇女小孩们便“倾巢而出”，全部聚集在茶山上，穿梭其间，手指在茶树上忙个不停。他们采茶，都是为了

挣点小钱。我也不例外。尽管我是男孩，但我采茶，却和女孩一样认真耐心。我还会用两只手同时开采，感觉自己两只手像蝴蝶一样，上下翻飞。想想，两只手总比一只手速度快吧，更厉害吧？因此，每天采茶结束，我采的茶叶重量总是班里第一。

也就是那时候，我喜欢上了一首甜美欢快的浙江民歌——《采茶舞曲》。陶慧敏柔美的声音一遍遍在耳边萦绕：“溪水清清溪水长，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。哥哥呀，你上畈下畈勤插秧。妹妹呀，你东山西山采茶忙。插秧插得喜洋洋，采茶采得心花放。插得秧来匀又快呀，采得茶来满山香。你追我赶不累呀，敢与老天争春光。”

敢与老天争春光，这光景要多美有多美呀。

问茶之后，肯定要品茶。春日品茶，最是懒洋洋。西湖边，多的是各种茶馆，一杯茶，就可以消磨一整个慵懒的春日。好多回，我和同事在春天去柳浪闻莺的闻莺阁。茶馆依西湖水面而建，可以喝茶、可以聊天、可以打牌，饿了可以用盘子取食物——水果、瓜子、蔬菜等，足以填饱你的肚子。

茶馆不过两层，楼上的那层视野开阔，可以远眺西湖的美景。楼下那层，室外也摆了桌子，而脚边就荡漾着西湖水。走出茶馆，便是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美景。柳树的柔枝上，已经泛着毛茸茸的绿芽，此时是柳树最妩媚的时候，飘绿的柳枝随风荡漾，成了它的秀发。待到柳树更绿，桃花盛开时，那景色光凭想象，就已经分外美丽了。西湖边的春天，多么让人向往啊。

如果喝茶还不过瘾，那就去采茶吧。就像我们小时候，早早起床，带上干粮，爬上一个小时山，到达群山环抱中的茶园。待上一整天，只为采摘春天的新茶，而自己的快乐也会在青山绿水得到释放。

# 春笋如玉

□扬州 徐林

对于竹，东坡先生有高论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可惜，家住高楼，无法种竹。既然居无竹，那就食其笋，好歹也算腹中有竹吧。

竹笋，一年四季皆有。论滋味，自然是冬笋；若论口感，还是春笋最佳。

“荒林春雨足，新笋迸龙雏。”春笋生命旺盛，尤其雨后，你甚至都能听见它们破土而出的声音。吃了那么久冬笋，也该换换口味了。

春笋，可炒、可汤，无须像冬笋那般久煮或深炖，也不必用肉类或高汤提味。

春笋，最宜炝拌。切片或块，沸

水一汆，便可装盘，加椒丝、姜丝，淋生抽、香油。这一盘炝春笋，如青春般的青涩、亮丽，不仅养眼，更添食欲。

有年春天，与一群文友相聚笔会。中午，主办方将我们拉到郊外湖畔一家土菜馆。湖里的鱼、地里的鸡，皆不足为道。唯一盆水煮春笋，皆五六寸许，乌衣褪去，青脆如玉，令人惊喜。

同桌朱君，急不可耐，一支玉笋，两口下肚，咂了咂嘴，说未品出滋味。再欲伸手时，却被临座吴君阻止，一脸正色道：“八戒，一人一支，不可贪食。”

一桌人众，乐不可支。

# 青石街

967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